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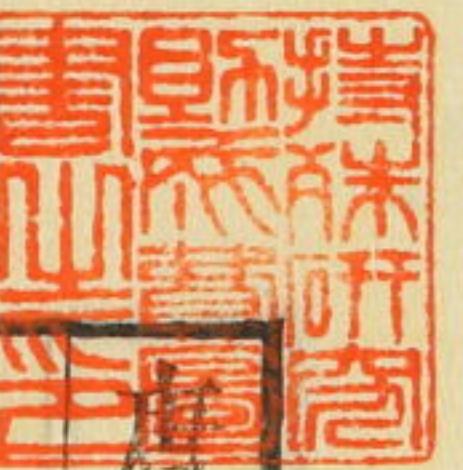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附

特研圖書
No. 29 123
29. 9. 9
教

八16
4035
18



唐韓昌黎外集目錄

第一卷

賦

明水賦

詩

芳藥歌

海水

贈崔立之

贈河陽李大夫

苦寒歌

議

請遷玄宗廟議

第二卷

書

上賈滑州書

上破功崔虞部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與大顛師書三首

第三卷

序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送浮屠令蹤西遊序

第四卷

解

通解

擇言解

對

鄂人對

記

河南府同官記

記宜城驛

顓李生壁

弟又卷

制

除崔戶部侍郎制

祭文

祭董相公文

祭石君文

祭房君文

銘贊

高仙君硯銘

牒

潮州請置鄉校牒

第六卷

順宗實錄卷第一

第七卷

順宗實錄卷第二

第八卷

順宗實錄卷第三

第九卷

順宗實錄卷第四

第十卷

順宗實錄卷第五

唐韓昌黎外集目錄終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一

賦詩議論

嘲鷄李蔣之翹輯注

嘲水賦以玄化無宰至精感通爲韻精
掌下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鑑取明水
於月以供祭祀之明齋明燭共明水
明潔也取水火於日月欲得陰陽之
潔氣也公貞元八年登第試明水賦
御溝新柳詩今逸矣時禮部侍郎
陸贊典貢士則賈稷陳羽歐陽
詹李觀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劉
遵古許季同侯繼穆贊韓愈李絳溫
商庚承宣員結胡亮崔羣邢冊裴光
輔萬瑞李博等二十三人中第其間

多知名士時號爲龍虎榜

云。唐人之賦固如此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必主忠誠，崇吉蠲。或者字無也，字○詩天保，韻爲鑑，鄭箋吉善鑑潔也。不貴其豐或千，乃或薦之以水，不可以鑑。斯用致之於天。於或于其事信美其義惟玄月實水精故求其本也明爲君德因取以名焉。於是命烜氏候清夜烜音燭作祭，祭或作祀。周制太司樂冬至日祀天。於地之上之圓丘夏至日禮地祀於澤中之方丘持鑑而精氣旁射照月而陰靈潛下淮南子積

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謝莊賦曰：以陽德月，以陰靈周禮司烜氏云見題下注鑑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淮南子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注方諸陰燧大蛤也熟磨令熟以向月則水生銅槃受之，下水數石也。希夷挹之則盈，方同功於造化，應於有生。於無生或作聲形象未分，徒驃離婁之目。趙岐孟子之明目者黃帝時人帝使光華暗至，如還合離朱索遺珠即離婁也。浦之珠見東漢孟嘗爲合既齊芳於酒醴。芳作高按禮夏尚明水商尚醴周尚酒則明水在酒醴之上不應反言齊高也此蓋以其都無臭味嫌不足於芬詎比賤於潢汙左傳潢芳故有齊芳之語耳。詎比賤於潢汙行潦

之水可薦於鬼神。廟德惟馨。玄功不宰。于以
注潢汚濁水也。
表誠潔于以戒荒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
爲。易旣濟。東隣殺牛。失其宜。明水之薦。斯
爲不如。西隣之禴祭。如得其宜。廟水之薦。斯
在。宜或作情。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
在。薦或作爲。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
廟蘖之名實處。鑄罍之器。降於圓龜。殊匪金
莖之露。匪或作非露。或作靈。○金莖本露盤。
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建章宮承露盤。高
二十一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
和玉屑飲之。蓋張衡西京賦所云。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也。
乍似斂人之淚。年或作已。○方諸見前注。梁
昉述異記。南海有斂一人水

居而能織。曾寡婦人宿既去。泣別所墮淚。皆成珠。將以贊于陰德。配夫
陽燧。配上。或有非獨二字。夫或作于。夜寂天清。煙消氣朗。桂
華吐耀。兔影騰精。兔影或作玉。跪設監。以取
水。伊不注。而能盈霏然。而象的爾。而呈。或作
垂。象或作無始。漠漠而霜積。漸微微而浪生。
漠漠而或。象的或作酌。而象的或作象。而象
作茫然。以。豈。不以德協于坎。同類。則感形藏。
在空氣應。則通。空同。或作有今。按同類。與氣應。
在對屬。差互恐當。作類同。在或。理或作論。虎或作武。蓋當時程試避太祖讐。
義或作道。○易中孚。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淮南子虎嘯足以驗聖賢之無黨知中天地之而谷風生是以驗聖賢或作庶令知至公上聖真黨或作窮知或作驗竊比太羹之遺味幸希薦於廟中

芍藥歌或本刪去今恐似公少作姑存之。一本芍字上有王司馬紅四字。王司馬不詳爲誰。元中公亦有芍藥一絕。乃元和十年知制誥時作此不能知其作之時日矣。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蕊天力與此恩不屬黃鍾家黃鍾家卽官貴家也。猶言鐘鳴鼎食之。金之溫馨熟美鮮香起似笑無言習君子家也。

霜刀翦汝天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嬌癡婢子無靈性競挽春衫來比金靈性或作性靈。欲將雙頰一睎紅緣窓磨偏青銅鏡睎或作稀。一下鑄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

海水水下或有詩字。觀詩意謂當世無詎足之地有還歸之典。荳貞元及第後歸江南時作兮耶。非不廣鄧林豈無枝別子李父逐日渴所浸生鄧林。鄧林蘿廣數千里焉。風波一蕩薄僉鳥不可依

海水饒太波，鄧林多驚風。
豈無兔與鳥，巨細各不同。
事見莊子。荀子非鱗羽，大鵟薄不可能。我鱗不盈寸，我羽不盈尺。一木有餘陰，一泉有餘澤。我將鼈，海水灌鱗清冷池。我將鶴，鄧林刷羽蒙籠枝。海水非變廣，鄧林非變枝。風波亦常事，鱗羽自不寃。
自不寃或不自疑。我鱗日已大，我羽日已脩。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贈崔立之

此篇从文苑英華。八公集與立之唱和，最多。有贈崔立之

詩事有酬崔二十六少府有寄崔二十
六立之有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而此詩乃見於外集。又有酬藍田崔丞詠雪之作。世傳以爲公逸詩。今亦附集後云○山谷詩有次韻楊明叔見餞云桑輿金石交既別。十一日雨子輿裏飯來一笑相告。詩云云事意皆與公此詩同。

貧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哀歌坐空屋，不怨但自悲。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入門相對語，天命良不疑。
桑寒或作來寒。且非是屋或作房。○莊子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瑟，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

舉其詩焉子興入日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日
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
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
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
夫也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雄辭莊子嘗爲

事已遠二子情可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
時吾身固已困吾友復何爲薄粥不足裹深
泥諒難馳曾無子興事空賦子桑詩或無此

贈河陽李大夫

李大夫疑爲李茂先德宗初爲河陽節度使公
年十一當大曆十四年隨伯兄會遷嶺表會卒從鄭嫂歸墓河陽時李希烈李惟岳田悅梁崇義朱滔之徒相

煽繼中原驟然故祭鄭嫂文云既克

反葬遺時艱難而此詩亦有四海失
巢穴之句時年十四又矣公嘗自言
十三而能文恐或然也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恩由未報惆悵
空一來由未或作未能或作能未今按由猶古字通裘破氣不暖
馬羸鳴且哀裘破或作破裘氣或作竟馬
重空使劖鋒摧縉處悲中却自有一壯氣

苦寒歌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夜半或作半夜豈不有陽
春節歲聿其周歲聿或作歲聿不其周節歲或作歲節君何愛重

表兼味養，大賢何愛下疑有脫字養或作成永食葛製神所憐神所或作誠可填窓塞戶慎勿出暄風暖景明年日或作需非是

贈同遊者

見正

請遷玄宗廟議

蜀舊志或無廟字非是

○舊史禮儀志長慶四年正月禮儀使奏時穆宗賞祐

公豈以吏部侍郎爲禮儀使邪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穀梁傳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

三十六尚書咸有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

商

書篇名孔安國傳天子七廟必有德之主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

代

尚書篇名孔安國傳天子七廟必有德之主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

國

尚書篇名孔安國傳天子七廟必有德之主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

者

尚書篇名孔安國傳天子七廟必有德之主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

祭

尚書篇名孔安國傳天子七廟必有德之主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

又

尚書篇名孔安國傳天子七廟必有德之主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

代

尚書篇名孔安國傳天子七廟必有德之主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

有

尚書篇名孔安國傳天子七廟必有德之主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

國

尚書篇名孔安國傳天子七廟必有德之主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

者

尚書篇名孔安國傳天子七廟必有德之主則爲祖宗其廟不毁故可观德

祭

尚書篇名孔安國傳天子七廟必有德之主則爲祖宗其廟不毁故可观德

膺作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武王下或其下。
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四時常饗，
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遞遷，玄宗明皇帝、
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新
主人廟禮，金祧藏太廟中，第上夾室，每至禘
祫之歲，合食如常。藏下或有遷字，或作祧遷。
○禮稽命，昭二十七年。謹議。

范蠡招大夫種議

卷一

詩之序議

卷一

字日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書

三器論

此三篇朱子皆从舊本刪去，但

爲意出千古理振羣聲，不識何以遺之。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九終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二

書

上賈滑州書

舊史賈耽以貞元二年改檢校右僕射兼滑州刺史

義成軍節度使

書稱年二十

則貞

元六年也八年而公

登第九年而耽

入相十年公二上宰相書耽時正

當國亦不報誠以暗投人邪○詞意

俱落落自喜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于進術或上作藝又惟古執贊之禮竊擊頓舊所著文一十又章以爲贊

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章或作首下同曰豐山上有鐘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蓋氣之感非自鳴也或無既字○山海經豐山有鐘知霜鳴注霜降則鐘鳴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丈年言行不敢戾於古人三上或無有字二或作二一○讀書學文十丈年按公與邢尚書書云生七十歲而讀書十二而能文二十愚固泯泯不能自十有丈而擢第於春官也或作伏惟閣下始計周流四方無所適歸或作是伏惟閣下始計周流四方無所適歸固非是是伏惟閣下始融古之典義食和發英作唐德元簡弃詭說保任皇極是安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

而鳴哉和或作華元或作臣○元德之首也徒以獻策闕下左勦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晉軒階遂拜書家僕待命于鄭之逆旅僕或作僮逆士或出左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丈章之內傳云此崔元翰也元翰史有傳名鵬以異等獨不載爲虞部員外郎或署之公貞元八年登第明年以博學宏詞

上跋功崔虞部書

或作上跋功宏詞官虞部崔員外書或云此崔元翰也元翰史有傳名鵬以異等獨不載爲虞部員外郎或署之公貞元八年登第明年以博學宏詞

試于吏部而作此書故書云年二十六矣○茅坤日昌黎公遇而不遇其書如此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廻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章昏實知之失下或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下知其人上或有是

字既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廢耳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或作已廢上或有之且執事始攷文之明白浮字不疑當作必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十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不言或作不云及執事旣上名之後三十人之中其二人者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中下或無其字固有則字果或

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竟非或作懽凡在京師八九年或無譽字於或作士字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爲得失固有天命不在麌時而偃仰于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未上或有又字

或無夫字天竟或作天欲事干謁則患不能意人平或並作乎人小書困於投刺欲上或有夫欲學爲伎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有於字卒或作則徒使其躬僂焉而不終日諸本作如方崧卿曰蜀本作而今本皆以表記君子不以丁日使中躬僂如不終日語甲刊作如然不知古而如同意此語不當以如似之義讀上之唐人惟韓柳知此子厚答韋中立書假而以僕年先君子與公此文是也董彥遠曰春秋晝星隕如雨左氏室如縣聲是皆以如爲而風俗通國人望君碑望歲鄒陽書白頭而新是皆以而爲如按家語君入廟如右荀子作而右樂府艾如張亦作艾而張今人所用連淵跋之李善文選乃漣而也實用易之泣血漣如爲義去

舌_ヲ益_一遠_一字_一義_一多_一失_一惟_一韓柳_カ文_時見_二十一_二因_一爲_一詳_一之_一朱子_日按_一孟子_望道_而未_知之_見亦是_此例_方言_又有_一而_一如_一古_一字_一通_一用_一之_一說_一然_一陸德明論_一當_一時_一語_一音_一之_一失_一有_一日_今北_人則_一而_一如_一靡_一異_一蓋不_一以_一爲_一然_一也_一然_一則_一此_一而_一字_一須_一讀_一爲_一如_一乃_一爲_一正_一耳董引室如縣磬乃據左傳作聲字而杜預注云如而也言居室而賚糧縣盡故其說如此國語則作縣磬而韋昭注云府藏卒虛但有棟梁如縣磬左傳蓋韋磬爲磬而杜氏誤解國語則正作磬字而韋說得之董氏所引不足據以爲說今是_一以_一勞_一思_一長_一懷_一中_一夜_一起_一坐_一併論之附見于此度時猶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未由也已作終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常作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爲學既已大當

成而又之歟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剛歟而益先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焉老成之可尚也可上或有人字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歎而不亡也已或作忘亡或作忘或作亡夫今之入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或無夫字遺或作已違間上或無其字得一名獲美一位則弃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歎而遂亡位或作官忘或作亡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

年豈爲晚哉今上或有年始字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爲知已者之報執事以爲如何哉其信然否也或作如謂如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縕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遺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賴蘭末厲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謗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

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執事下字愈下或無也字顏色言謗或作言語顏色爾或作耳以默或作默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獲待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至下或有於字一期下或有也字字庶或作幸之下或無也字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

刪說

與少室李拾遺書

諸本室下有山字李

此書作於元和三年公時尚爲博士又渤海有傳宗濬之刻志於學隱少室元和初戶部侍郎李夷貞議大夫韋況交章薦之謁以右拾遺名於是河

南少尹杜兼遣使特詔幣卽山數促
渤上書讞昔屠羊說有位三旌祿萬
鍾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妄施彼賤
賈也猶能忘已愛君臣雖欲盜榮以
濟所欲復無愧屠羊乎不拜洛陽令
韓愈遺書云云渤海心善其言始出家
東都每朝廷有缺政輒附章列上卽
此書也然公嘗爲河南令而未嘗爲
洛陽令史之誤類如此以公之集皮
史之載其差誤蓋不止此云耳此書
雖不見於正集而史載之則知外集
之文亦未可輕議其非也渤海元和九年
起爲著作郎太和中終太子少賓客○委曲頓挫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或無此八字伏承天恩詔河
南殿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

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爲快拾遺公新書作遺公篇內
並同方今天子仁聖大或作大小之事皆出宰相樂善
言如不得聞恐誤事或作士自卽大位已來於今四年憲宗以永貞元年卽位至德宗四年卽元和三年也凡所施
者無不得宜書作凡所出而施者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艸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艸或作山人新書作予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愈或作某於或作于生下無世字非作匪新書作茲非太平歟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

貺委至若千紀之姦不戰而拘累彊梁之兇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下夫甲而兵者新書無自字視或作是非是而兵或作與兵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若上或有字未有字者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卽與仁義者異守矣或無足跡字想拾遺公寇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

補綴盛德之有關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
蹕躍惊企傾刻以冀賜遺或作遺闕新書無
字加於新書作加于價或作頃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
公使者往若不許卽河南必繼以行或無拾
遺微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
無則字○茅坤日此下轉劫得好者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爲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起下或無使字也或作者按此句疑當有誤由拾遺公而

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作庶人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不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而下。或有長字，
達新書作諱。

答劉秀才論史書

劉秀才或云名軻字希仁集中不他見

是時爲史館修撰，劉作此書以勉之。
柳子厚有與公論史官書曰：「前獲書言史事云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
書藁私心甚不喜，云上云反復論辨皆以公爲不肯任，作史之責，則柳所見即公此書也。李漢角謂收拾遺文無所失墮，乃逸此篇于正集之外。豈以其嘗爲子厚所辨駁而遂棄歟。○文

章之甚糲，繆者如此，史不之稱，而以加譁，辨毛穎傳諸，作誣矣。誣矣，張九成曰：此退之說，得未盡處，想其意亦不專在良祐，但恐裏敗足以眩祐，故遷就其說而失之。泥空爲子厚所善也。茅坤曰：懼作史之禍非也。孔子善惡惡一百四十年之間，何以至今與天地並，昌黎不及作從而爲之，大可怪也。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或無此，九字或作某，月日韓愈白劉君足。辱問，愛教勉以所宦，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太法春秋已備之矣。爲或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尙

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襄貶邪或復出實下或有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僕字見傳襄二十一年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一人南史氏聞太史盡灰葬簡以往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聞既晝矣乃還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聞司馬遷與任安書左氏失明厥有國語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遷盛言班固瘐音陵忠武帝以遷誣固下遷蠶室班固瘐愈諸本誤作疲或作瘦或作廢皆非是○漢和帝永元初洛陽令种兢以事捕固同父獄中瘐囚以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壽字承飢寒死也

司馬遷作史記刑誅漢書

爲觀閭今史著國志道父喪有疾使婢侍藥藥當以爲貶議後以母憂母遺言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王隱謗退父家晉太初二歸墓竟被貶議官著作令爲虞預所斥竟以謗黜歸父子家所著有晉書九十三卷補蜀記七卷習鑿齒無一足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以脚疾居里巷符堅陷襄陽大悅之與諸鎮書曰昔晉平吳利在二陸今獲江南獲士鑿一人有半耳所著有漢晉陽秋三十卷宋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以罪夷其族浩字紀宗宋人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文帝元嘉二十二年魏收天絕天或作天○收字伯謀反伏誅崔浩范曄赤誅赤或作赤族二字○浩字紀魏人著國書三十卷宋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以罪夷其族曄字蔚十卷北齊後主武宋孝王誅歿孝王事高齊平三年卒無子宋孝王誅歿爲北平王

學按關東風俗傳三十卷周足下所稱吳兢
大象初預尉遲迫事誅久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或無今其字
或無其後字○兢按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又卷隋史二十卷天寶八載卒於恒王傳夫爲史
者不有入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
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
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土上或無之字
卒字○司馬遷傳卒卒無須僕年志已就秉
曳之間顏注促速之意也退不可自敦率已下或無就字敦率或云猶
敦勉也或作敢爲或無此二字

字然按此二字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
恐尚有脫誤

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
戚者狼言之上苟如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
迫蹙令就功役也他上或無字賤不敢過
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
見且一作自傳聞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
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
信而可艸艸作傳記念傳萬世乎或無乎字若無

僕雖駛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自心上或有二字可字非是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或無心字

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唐上或有聖字決下落輒天地者決必不沈沒乃誤加必字耳今从

按決或作決地或作抉地

將必或

今館中非無人

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將必或後生可畏安

在二字愈再拜

東坡與大顛師書

與或作名顛或作巔師或作和尚二字此書諸本皆無惟嘉祐小杭全有之而方松卿

校本又列于石刻之首云三十簡皆邀

遠常詰初無崇信佛法之說蓋欲存此以明世間別撰問答之爲而不惜此書爲僞之尤也蓋由歐公集古錄跋語之故其跋云文公與顛師書世所罕傳予以集錄古文其求之博蓋久而後獲其以繫辭爲大傳謂着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爲退之之言是歐公自以行易大傳之名興已意企從而實之此通人之一蔽也東坡固深論之以爲退之之蠹大顛如喜澄觀文暢之意非信佛法也而或者妄撰退之與大顛畫其詞凡鄙雖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士人又於其未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詎永叔矣然其僞妄三尺童子所共識不待坡公也乃晦庵朱子決以爲韓筆無疑殆不可解以翹按之舊注唐元和十四年刻石在潮陽

靈山禪院并韓書末題吏部侍郎潮州刺史者非也蓋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名爲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稱韓吏部爾其書蓋宋元祐七年所刻故其乖謬如此況又二書俱淺陋不文理不亂因退之與孟簡書自山名至州郭數謠而傳會之有蓋其人陰崇其道或其徒之所附和爲乏如方氏所云別撰問答等謠云韓公問大顛云西國一下真之法何不教入顛云教人達性離無明貪嗔驕慢不生嫉妬又韓公責云人生貴賤各有一定分何得以三塗之說誣人而顛答云公何不常守侍郎之任而來此爲官邪其言多近世經義之說又僞作水叔跋云顛退之復生不能解免故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父不善

退之故作此文周端禮亦云徐安國自言年二十三四時戲爲此文今悔之無及或又云張繫所撰其別傳記載之妄已不辨而自明知此二書非別傳記載之類邪方氏雖附歐訖亦知曲爲韓譯殊不知其言既日久聞道德又曰側承高道又曰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又曰論甚宏博安得謂初無崇信其說之意假使退之崇信其說如此卽答孟簡書何云因一挫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那退之不爲也況當時有潮本韓集曾不見此書使靈山在唐卽有此刻則集時何不編入乃俟宋慶曆丁亥江西袁陟得之以顯於世乎其不爲退之之所作無疑空直刪去之可耳然特以朱子所收姑存之而併著其說如此○何孟春曰韓退之與佛者大顛遊

見其所以與書及與孟簡書而朱子爲
妄論之詳矣退之所謂不助釋氏而
推之者其始終定力有在何可誣也
孟氏處吾道不傳漢晉以來老佛盛
退之其時有能言其害過於楊墨如
孟氏言楊墨之害率禽獸而食人者
乎有能推尊孟氏其功者乎有能以
孟氏旨待上乎退之嘗謂人云自度
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天不欲
便茲人有知則吾命不可知如彼茲
人有知非我其誰退之蓋自徐以孟
氏子矣其云不量力欲全於已壞而
世莫枝者知籍湜輩不能不叛去耳
退之方門人何似而敢冀道由已而傳
邪退之亦豈真知道者然不因之而推
折其自毀以從中於聖之言如之何可誣
也退之平居著述欲人必人書必火
居必廬而後先王之道明若是勤也

佛骨一表慷慨極諫指天誓死其臨
事又若是烈也嗚呼退之豪傑哉有
宋周程繼起講明斯道闢異端以正
人心於是爲至然退之之言所以爲
之先者是不能無取焉而程門高第
謝游楊議論朱子已議其流於禪學
劉絢朱光庭述作未聞呂與叔張繹
亦學禪而早卒尹和靖者事伊川二十
一年視諸公爲最久後死於伊川二十
一年與楊爲最壽而質鈍才短無所
登越程門傳道之難其人且如此而
可責退之乎而可責籍湜輩之不叛
乎宋儒記和靖在從班時朝士迎天
竺觀音於郊外尹與往或以爲問尹
日衆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然則
歟抑誠也曰彼亦賢者見賢斯誠敬
而拜之矣春嘗謂尹不當有此事爲

此語上疑記者妄誤後觀朱子語錄云
和靖在虎丘每旦起頂禮佛念金剛經有候和靖者值其看金光明經問
何故看此日母命不敢違乃知迎觀
音而拜皆實事也尹素見若爾其又
敢違邪朱子謂二程門人有悖其
師說而淫於老佛者和靖蓋不能免
而伊川稱我死而不失其正惟尹氏
子其然乎此春之所

以有感於昌黎也

愈啓或無此孟夏漸熱惟遺體安和_{熱下或有伏字}
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
見顏切或作竊據石本如此切乃懇緣昨到
來未獲參謁儻能暫垂見過實爲多幸_{或一本無儻}

能以下十字○四語鄙甚
韓書中曾有此等句法否已帖縣令具入船
奉迎日久_或瞻帖或作貼久當作_{下云上}據石本無愈白字今據石本此下具銜姓名
下云上顛師四月七日○如此書無論爲僞
作者卽果昌黎力手筆亦何趣味矣

愈啓或無此海上窮處無與語言側承遺高
思獲披接專輒有此客屈儻惠能降喻非所
敢望也_{惠字疑衍或下有然字而并在至}能字之_{下諸本及石本皆誤}至此
一二日却歸高居亦無不可旦夕渴望_{或無}
能乘閒一訪實謂幸也十八字今按此句以

下乃子下篇語定从石本不宣愈白據石本無愈白字今云六月

初三日

愈啓或無此惠勾至屢答問珍懷無已所示廣大深遠非造次可諭作量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邪或無易大二字日一作云據石本意而無終而二字大抵石本亦自多誤也後放此遍凡鄙蓋指此等處耳不如親顏色隨問而對之易了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親下當有見字而兩一本皆闕故不

魏門爲其處以待知者舊本云不如親面而對之是亦蘇氏所謂凡鄙者然親字乃或本之闕文面字乃問字之誤筆而又脫去口顏色隨易了六字耳此旬來晴嘲旦夕不甚熟儻能乘間一訪幸甚旦夕馳望上篇愈聞遣無疑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郭無異

此从舊本但歐公謠據石本止下有所字縛下有愛戀字所下無戀字及則字而著字下復出著字及與字異下有邪字皆非是其用邪字尤不當律令亦所謂凡鄙者也但或疑非字下當有字言於行止繫縛若無所戀著則蔚閑主尤順然未知孰是又諸大顛師論甚宏博本皆無不敢輒增改也

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顛或作巔，或無師字，無義字，城作州。
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
自或作似然，細破之與下文激修行四字皆可疑。或又以也爲矣，而并非通道，四字屬於行字之下，又以獨爲自，而立下有於字皆非是。勞於一來安於所適，遺故如是。於或作于，適或據石本與舊本並作識，今得真石本破之，乃如此，然則或之所發亦不詳矣。蓋適猶便也，與唯適之安芝語用字畧同，言一來雖勞，而旣來則當隨其所便，無處不安也。道故如是，卽所以結申上文，道無疑滯之意，或以媽爲此，亦石本誤。

不宣愈頓晉

據石本無末三字，今據石本與前三書同。但云大顛禪院，七月十一日不知韓公之與大顛既聞其謠而爲禮益恭如此，何也。

○楊慎曰：朱子語錄

謂與大顛書，乃昌黎平生來案，嗚呼晦翁之言抑何其秋霜烈日邪！愚按韓與大顛書刻石于靈山禪院，乃僧徒妄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懷素假李白歌稱，其草書獨步也。懷素艸書歌人皆信其非，自作而獨以大顛書爲出於韓，何哉？李白作歌贈懷素，不足以損益之名，而韓公以道自信，一毫與顛書則所捐多矣。世人多不成人之美，雖心知其非，乃乘暇蹈隙而擠之，卓哉李漢方之先見乎！序公之文，日無有失墜，總其目以七言，正慮後人羼入闕增以誣韓公也。以此證之，則來案猶可翻也。嗚呼！至公無我之心，自聖人以下皆不能矣。古人謂公論百年而定，若此者雖千年猶不定也。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九終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三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序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并詩○隴西公董晉爲汴州陳

留郡節度使治汴州中常侍俱文珍爲監軍公爲觀察推官文珍將姐京師作序詩以送之時貞元十三年也

○樊汝霖曰此序不入正集李漢以文珍故爲

公謹邪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爲大漢書注留本鄭邑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今屬河屯兵十萬連地四州唐陳留郡南開封府宣武節度

使所治汴宋亳
滎四州隸焉

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

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

任有弓矢鉄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

右太史所翰或作翰屏其監統中貴必棟雄德茂榮耀寵

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爲之故我

監軍俱公轂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

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

危疑以平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

美危疑或作疑危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安或作閒非是冲天鵬翅

闊報國劍鎗寒曉白驅征騎春風詠采蘭采其蘭采蘭以養親也

東

飲餞於青門之外謂功德皆可歌之也於或作于

或無命其屬咸作詩以鋪釋之詩曰

○韓

青字醉日公嘗送文暢師序日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墨名而儒行者至是送補公詩曰循彼南陔言令縱又日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二序大抵同意故公集中雖全難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或無浮屠字縱下有上人二字

醉日公嘗送文暢師序日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墨名而儒行者至是送補公詩曰循彼南陔言令縱又日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二序大抵同意故公集中雖全難

與澄觀惠師靈師盈上人無本師廣
宣僧約高閣大廟之徒游皆取其行
而不取其名焉不然則推釋老爲虛諦矣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或無進
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又上或有而字浮游徜徉
跡接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
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衣或作裳其有尊行美
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諛
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樹或作植有中或作中有
古下或有人字乘閒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
風下或有可字

章商較人土浩浩乎不窮愔愔乎深而有歸
或無乘間致密四字而有及於是乎否忘令
字人士或作士人或作人事於是乎否忘令
縱之爲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
休方懼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
其不可也蓋賦詩以道其行乎筆典瀟灑有月浸寒潭雨
侵疎竹

之致

與路鵠秀才序

送路鵠贈別二序謹意

自河南令爲博士於公所
歷官次亦不合故併闕之

贈別序

說已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

直諫表論顧威狀
種蠡議毛仙翁序

皆最末見決非公文據舊本之有外
集者表狀亦不錄足以知其果僞也
今並刪去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三終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四

明鶴李蔣之翹輯注

解對記

通解此文雖不見於正集然亦趙德文
錄中所載當知其爲文也洪慶
善曰通解擇言解鄂人對或云皆少
作故陳齊之云通解之乎者也下皆
未當此雖少作

今之人以一善爲行而恥爲之慕達節而稱
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汨漫以至於老成
者相繼亦未見他之稱此句疑脫誤他下或
有人字○楚辭如脂

卷之四

十一

如韋以贊極注臘其豈非亂穀賊名之術歟肥澤棄柔軟也亂或作害且平常之穀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有而字是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爲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爲能迺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況其小者乎乎或作焉下同故讓之穀行於天下許由爲之師也爲之或作之爲下ノ十一語同自桀之前千萬年

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歟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覩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割烹就下或有其字非是故後之臣凜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忠之穀行於天下由龍逢爲之師也忠之上或有其字非是自周之前千萬年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周或作殷可也以或無以字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衣之下或有人字服或作伏且而衣以彊則服ノ一句疑有脫誤故後之人

竦然而言曰雖餓歟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或作死或作強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爲之師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爲師於百千萬年間其身亾而其教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於下或無百字有下或有上或有而字謂之濟道安用讓爲用或作能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三師恥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退安用歎爲周之日必曰和先而同塵安用餓爲和光而同塵或作同塵而和光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

然而爭循循然而伎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爲哉是則三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其可不謂之大賢人者哉是下或無則字謂偏作爲偏矣作也矣上或無必字者字其可句近一本或全失之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爲弊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而行之者也而上或有通字今恒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藝關於身而求合者也是則古之言通者通於道義今之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古之今之下或並有人字將欲齊之者

其不猶矜於糞丸而擬質隨珠者乎或無其字
或無其矜二字○搜神記隋侯行見大蛇傷人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盈徑寸純白而夜光可_レ以燭_ス堂故歷世稱焉

且令今父兄毅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者亦知其不能也或
亦字也或作耶非是下爾尚力行如古之一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賢上或
無一字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邪賢可及而可齊也也或作耶今按上句恐無邪字下有
也字邦豈作邪今之人行未_タ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矣一也夫古人之進修或幾乎

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_タ行爲獨行且曰我通向如聖人通修或作中人
周字同彼其欺心邪否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溪爲通解爲上或

有故字

擇言解此篇雖曰擇言甚於水火然日知理者必擇於言則未_タ堂欲人
誠默苟_タ而已不然則幕中之評臺中之辨公豈遂忘言乎哉唐順之日

其思深

火洩於密而爲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

煥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爲災矣其字下平或作於或無水發於深而爲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爲患矣乎或作於言起於微而爲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爲禍矣火旣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不陷於灰燼矣或作焰水旣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矣或無而言旣我禍卽無

以掩其醜能不罹於過者亦鮮矣於過或作或有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擗其言歟其爲失字慎而甚於水火言上或無其字恐誤

鄴人對

新史孝友傳云唐時陳藏器注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

民間以父母疾多刲股肉以進或給帛或旌門闥雖至今尚沿其風善乎

韓愈之論謂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爲孝未聞毀支體者也則公之此論有蓋於時俗多矣

鄴有以季爲旌門者鄴胡古切爲字疑衍又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乃本其自於鄴人曰彼自剔股

以奉母疾瘳太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按尹謂京兆尹上俾聚土以旌其門使勿輸賦以爲後勸其門或無其字鄂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爲是未聞毀傷支體以爲養在殺未聞有如此者或無愈字或無止字母下十工字新史作父母疾京藥餌以是爲孝今按是字或是事字按下文又有未聞字若夫字之類此未聞字恐衍或是一不傷於義則聖賢賞先衆而爲之也聖賢或作賢聖是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其爲

不孝得無甚乎而下或有且字今按此句上是字疑是且字滅絕或作無誠苟有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爲曷足爲異乎苟或作若合下疑有既以一家爲孝是辨一下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爲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爵祿其子孫斯爲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生之或謂之當作於表下或有其字曾不以毀傷爲罪滅絕爲憂不覆於市而已顯於政況

復旌其門爲憂或作

其憂非是

南府同官記或無府字

○按記謂永

陵法曹獲事河東公言裴均時節度

荆南也

後又一年始立石

則元和又一年

也記亦趙德文錄所載呂夏卿以爲

可信者其叙事筆力非公不能誠公

之作矣

如此文極高古正集偶爾

逸之非有所取舍也

茅坤曰烟波感

慨甚

曲折アリ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貞元

二十二年八月改元永貞是歲八月憲

大曆十一年

宗卽位公量移江陵法曹參軍

獲事

河東

八年江陵節度使裴均公嘗與其從事言或無公字

君齊河東人

○托河東公所自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
言爲下篇之案金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烈或作例或作列非是。○大曆十一年正月改元建中貞觀太宗開元玄宗也羣臣惕懼奉職登第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百下或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二人或無同時二字或無將字今按下文所記其實爲宰相者三十人裴頤未爲真相故特著其官職或馬之盛則此處空有將字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裴均我公也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盧公邁宗

子玄范
陽人
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實客榮陽鄭公汜音凡相國上或無哉字非是
公之謂也○汜水名前漢渡兵汜
水是也鄭公餘慶字居業榮陽人
於陸渾
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作今相國○趙公宗
于登封主簿則得故吏
舊宗秉文鄧州人
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故下一本或有
文攷之非是○顧公相國字今以下
少連字夷仲蘇州人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
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貞元九年正月邁
自左丞同平章事
至十二年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
九月罷

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餘慶
水爲監察御史史傳逸之建中末山南西道
府節度使嚴震辟餘慶爲府從事貞元十四
年七月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十六年九月
罷爲郴州司馬永貞元八年八月復以尚書左
丞同平章事元和元年正月罷
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
由給事中爲宰相中爲或作中至○貞元十
四年十月宗儒自給事中
同平章事十
四年七月罷
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
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貞元十六
少連爲京兆尹十八年六月我公去府爲長
自吏部尚書爲東都留守
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荆南節度行軍司

馬遂爲節度使均去府爲長水尉史傳逸之行軍司馬爲本軍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ヲメテ于時有聲在上或有布字○轉入官業所評有我公愿斟酌不阿不隨而歸重於河東公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脩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均曾祖行儉祖光庭作帥南荆厥聞休顯武志旣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帥或作托聞音問亦或作既故好諱故事者以爲平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

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雖上或無官職字分作則屬之下文而初也無而字忠上或無有字家下或無也字而有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旣又年始立石亦字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聞上或無有字○既又年謂於時河東公爲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時或作是○元和三年四月均自荆南名爲右僕射道節度使漢南謂漢水之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元和三年六月餘慶自工部尚書爲東都留守傳逸之獨見

公此記又見公上留守鄭尚書啓及送鄭涵校理序。鎮江陵部尚書爲荆南節度使。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隋唐安均房七州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衛之。守下或漢南地連七盛矣。時盧顧死矣故此及裴鄭趙三公云。河東公名均姓裴氏是記爲裴公設。故下句收住。

記宜城驛

或作宜城驛記。下或有愈代姪孫作子字。○宜城唐襄州

縣名今屬襄陽府。公嘗有楚昭王廟詩云丘園滿自衣冠盡城郭連雲艸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與此記合。此驛置在古宜城內。下或有複出宜城字都卽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有靈異至今人莫汲。或無昭字。○開元二十一年初置。十宜城。卽道採訪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疾飲者亾恙也。更號。韓公井今圮於河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澗灌此城壞楚人多死流城東陵臭聞遠近因號其陂臭陂有蛟害人渙者避之。起下或脫。

堰，字臭陂，上或有日字。白起堰今在縣南
十丈里故襄城內一名龍池臭陂在故襄城
東一名臭湖。按秦白起攻楚立堤壅水以灌鄖鄖壞人多溺死臭聞遠近井東北
數十步有楚昭王廟有舊時高木萬株多不
得其名歷代莫敢剪伐尤多古松大竹楚下
或作始于太傅帥襄陽遷宜城縣并改造南
境數驛林木取足此林或無陽字于太舊
廟屋極宏盛今惟神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
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
王居也後或其內處偏高廣貞八九十畝號
書上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殿城當是王朝內之所也。城或作城
爲書硯自小城內地今皆屬甄氏。甄氏於小
城北立墅以居。甄氏有節行其子逢以學行
爲助教甄氏謂濟元侍御嘗以書請於公
乞書甄氏父子節義見下公正集答元
侍御書上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題李生壁

李平序得淋漓便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
今十四年矣邳或作彭非是○下邳唐貞觀
中屬泗元和中屬徐今爲邳州
屬淮安府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

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
子晉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爲交
何其近古人也近下或有於字是來也余黜充於徐州
貞元十六年徐州節度使張建封辟公府推官將西居於洛陽汎舟
於清冷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丘東望脩
竹園入微子廟求中鄒陽枝叔司馬相如之故
文商丘或作商州非是○清冷池在今歸德府東梁園內梁孝王所鑿文雅臺府城東南世傳孔子適宋與羣弟子習禮樹下卽此又顧況記梁孝王時鄒陽司馬相如輩共集倡和是又有文雅之臺商丘陶唐氏遷閼伯於商丘卽此修竹園卽梁園十九域志東苑中又

有脩竹園枝栗賦脩竹檀欒夾池水是也微子廟舊在府城西有唐賈至碑記今徙建他處鄒枝相如皆梁孝王客久立於廟陛閒廟陛間或作廟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頌○那商頌祀成湯之詩睢陽有臺城湯所謂都也其後武王伐殷以微子奉商祀有正及父者得商頌十一篇於周之隴西李翹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與音預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子發精忠慶星之心，靈龜可視之身，交

四目。昌黎韓愈書。

是來也。奉辭於徐州。

喜官同與音，與音贊。
正論聞於時九年遷禮部侍郎二十一年爲知貢舉取士三十餘人選拔才行戚公當轉戶部新史不載其爲禮部逸之也公掌綸誥一年惟外集有此制一首則其文遺逸多矣李漢江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豈其然乎

貞元十六年五月十
大端以張昌黎詩賦有聲於王公以斯子奉商西齋外傳大東主數王塔寺門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四終

至德四年正月廿二日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五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制 祭文 銘 讖 檄

碑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舊史羣元和初爲翰林學士以謫言

正論聞於時九年遷禮部侍郎二十一年爲知貢舉取士三十餘人選拔才行戚公當轉戶部新史不載其爲禮部逸之也公掌綸誥一年惟外集有此制一首則其文遺逸多矣李漢江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豈其然乎

勅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

周禮地官太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具固與其人民之數續韻府以德榮爲國華

官崔羣體遺履在外和內敏或作內和外敏或作外清而密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珪璋之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羣元和初爲翰林學士舍人以中書侍郎一人直西省卽侍郎兼其職而掌其誥命凡有陳奏皆舍人持入參決於中及貳各儀曹升擢惟允儀曹禮部也羣嘗爲禮部侍郎故云邁茲令德謙然休聲茲或作此選賢與能于今雖重撫才均賦自古尤難雖或作惟重或作盛均或作經往下眞乃司以服嘉命可下或有二云云字

惠刺史董相公文祭下或有濟州字。董公名晉退之時爲濟之觀察

推官晉薨之三日而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公從卷至偃師而濟軍亂此文公與丁時僚吏共爲文以祭於喪之葬行也其名位具載本篇然陞長源孟叔度皆歿於軍亂之且惟退之能自免者也○最簡朴致亦渾渾焦竑曰文具密切只末處濁流渾渾有關其邪墳道歡呼公來之初四諸其追憶生平何等妻絕死

維貞元十一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使事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長源吳縣開國或作吳郡或無食邑三百戶字度支營由判官檢校金

部員外郎侍御史孟叔度觀察支使監察御
史襄行丘頴觀察推官守祕書省校書郎韓
愈等謹以少牢之奠_破祭于故尚書右僕射
平章事隴西公之靈嗚呼天高而明地厚而
平又氣叙行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
雨水于雲瀆水于坤蕃昌生物有假有因天
毓唐邦錫之元臣_坤或作神昌_{或作生}肫肫_名元臣其
德孔碩_分肫肫_{或作肫}元臣其_生或作生庶肫肫_名元臣其
不笑或作不_レ容不_レ陷或作不_レ酷或無不
笑二字而連下文不威爲句下文其敵下別

此不備二字不求其盈不致其敵_{盈或作用爰立}
與上求字叶不_レ作_レ立_元
作相訐謨實勤_{立或作初}出若無辭疇德之聞_{德或}
作帝念東土_得公其來撫乃守洛都乃藩浚郊
貞元十六年三月_{晉爲東都留守}迺去厥疾迺施厥膏不知
其勞_舊寡以饒維簪浚郊厥亂維舊_{若厥亂}
維舊或作維亂舊_{或作亂維政舊}有狡有狂其羣孔醜公其
來矣爲民父母_{爲民或作父}誨其義母仁其
愚既變既從孰_方云其初孰_{云或作親去}自邇
徂遠混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所倚公今不

歸誰佐天子。公旣來止，東人以完。公旣歿矣，人誰與安。方其公旣來止或作旣來至止或作公來至此今依行狀更定濁流渾渾，有闢其郛。方其公旣來止或作公來至此今依行狀更定道歡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守公在喪車。首酒旣盈，嘉肴在盛。嗚呼！我公庶享其誠。成美音盛音尚饗。

雷塘禱雨文

本桺子厚所作此不當錄

祭石君文

或作祭石濬川文。○石洪字濬川河南人爲京兆臨應尉

元和七年卒遂葬于外所墓

秦原也。公旣誌其墓又同下景爲文

以祭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右補闕宋景國子博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石三學士之靈。或無敬字惟君學成于身，名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見人或上或無之字或作見命，不事顧讓，以圖就功。如何奄忽永矣！其躬此四字或作以喪其良能下或有知微有議。四字或作不負長已。誰知曰：有義何害？今按諸，本皆無文理，疑不足據。曰：景與愈與游爲久。哀傍無強親子孩妻姪。姬或作稚接此本古文，姪字然，義亦不近。

俟^矣敢忘^分濟念力未任客^墓秦原孤窶誰附^矣以送訣悲何可窮尚饗

祭房君文

房次卿字蜀客公嘗誌其父武墓有子日次卿卽君也次卿卒于京兆興平尉文日晉赤縣無多諸鄉

極嘆咽

維某年月日愈謹造舊吏皇甫愴以酒肉之饋展祭於玉官蜀客之柩前或無維某字愈作某或無日字於此或作于斯若嗚呼君迺至於此吾復何言於此或作於斯若有鬼神吾未歎無以妻子爲念嗚呼君其能

聞^矣此言否君上或有房字尚饗

高君仙硯銘

并序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天壇卽圓丘也按長安志唐長安明德門東南一里有更衣殿基又東南十里有圓丘高一百二十尺周三百步分三級十一分野獲硯石似馬蹄狀外陵孤聳內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請予銘底

仙馬有靈迹在于石陵而宛中有點墨迹文字之祥君家其昌宛平聲○漢書武帝紀應劭注大宛舊有天馬種蹕

石汗血顏師古注蹠石謂之
蹠石有迹言其蹠堅利也

高君畫讚

翹按硯銘畫讚俱爲高君所

筆若歸退之則尚屬疑信之間朱子

乃以前文爲退之無疑而此獨以爲

不然亦

所不解

君子溫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瀾
源卷璞令白瑳瑳另說文玉鮮遺紙一張德

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

東坡潮州廟記謂始潮之人未知學公命

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人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全號稱易治此

卽公請置鄉校之意也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
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齊上或有或無則字爲上或無禮字而字民上

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畊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百十年間或作或並無於字或作于字

人吏且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或無耳與目字○唐制鄉舉試訖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主

陳子祖立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與者艾少長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間後生無所從學爾或作耳又或作矣非是趙德秀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主之遺論說且撫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師下或有友字請攝海陽縣尉爲宿推官官字或無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懼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爲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厨饌舉或作學

直諫表

說見弟三卷

論顧威狀

同上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五終

